

# 春秋本義

漢書門		二〇六三	函號
一三九	架	二〇六三	函號
五八五	冊	一三九	架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三〇九	函	二〇六三
二一八	架	二〇六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35 (330)
函號	309

廿六之  
廿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六

淺草文庫

二十有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婁略切公羊作舍下同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又為晉執婁起文也

癸丑叔

鞅卒

三月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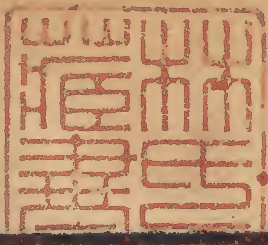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蘇氏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臯也義又見莊十七

年齊執鄭詹

晉人圍郊

高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



昭公



所以別異於諸侯也康侯胡氏曰郊子朝邑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臯自見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朴鄉呂氏曰前書蔡侯未出奔楚而此書蔡侯東國卒于楚穀梁以朱為東穀梁所書疑是而又脫一國字爾何者朱無歸入卒葬之文而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諸侯卒於外書地東國失守社稷出奔仇讎已而身死於外書曰蔡侯東國卒于楚而東國之臯著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氏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爰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未詳信否義見襄十四年衛侯奔齊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

父穀梁作甫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

杜氏曰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屬壽州國雖存君死曰滅夏齧微舒玄孫劉氏曰疑楚本與



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師留而諸侯先至故吳得獨敗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則無緣書楚也康侯胡氏曰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敗則或滅或獲其事不同也故總言朴鄉呂氏曰序頓胡沈於蔡陳許之上者以君臣為序也左氏曰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

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臯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臯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朴鄉呂氏曰吳益強也不曰滅胡子沈子而曰胡子沈子滅者言自滅也愚謂楚勢稍沮吳



復強盛中國又生一楚矣六國從楚以致敗滅擒獲皆有自取之道也

天王居于狄泉

張氏曰狄泉即僖二十九年翟泉左氏曰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王子朝入於尹尹圉誘劉佗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唐又敗諸鄆尹辛取西闈攻蒯蒯潰許氏曰踰年書王故敬王踰年即位而稱天王朴鄉呂氏曰王子猛卒弟匄立是為敬王子朝自京入于王城故敬王避子朝居于狄泉愚謂以天王而居于狄泉非其所也見王室之亂猶未已也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見隱三年尹氏卒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孫氏曰立者篡辭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王猛敬王是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陸氏曰又足以見世卿之惡也○呂氏曰既曰天王居于狄泉尊無二上斷可知矣又曰尹氏立王子朝則王子朝之不正而爭立臯亦明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八月乙未地震

義見文九年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羊穀梁有上有公字羨文也

左氏曰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義見二年愚謂此與前四如晉至河乃復不同者以其有疾而自復也可以見前四如晉皆不得入而復矣而此亦書者又以見公之不當如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孫氏曰凡公如晉不得入者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此年定三年皆是也此書有疾明公自有疾而反爾餘皆譏公數如晉而不納以取其辱康侯胡氏曰以

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可恥矣有恥而後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悱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釁卒

釁俱縛切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媯至自晉

孫氏曰不言叔孫媯前見也愚謂此記媯見執首



尾以見晉侯執之不以其臯而釋之亦無為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羊作鬱

義見隱三年宋公和卒

冬吳滅巢

康侯胡氏曰巢楚之附庸與十三年吳滅州來同

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吳將謀楚

先滅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皆楚之與國也

葬杞平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詣公羊穀梁作倪大心公羊作世心後同

詣叔弓之孫叔輒之子張氏曰黃父即黑壤晉地

左氏曰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

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

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



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壘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未詳信否愚謂王室之亂如此而諸侯之大夫自為會其後不見納王事跡天下事勢可知矣

有鸛鵒來巢

鸛公羊作鸛誤

左氏曰書所無也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鸛鵒來巢氣使之也鸛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鸛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葉氏曰天有時地有氣橘踰淮為枳鸛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



時以死石有時以泐川有時以澤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故天失其時則書實霜殺菽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無冰地失其氣則鸛鵠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高氏曰季辛不言大蒙上文也旱既太甚因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也義又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

祠之末將能勝乎故書此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穀梁作乙亥陽公羊作揚

孫見莊元年杜氏曰陽州齊魯境上邑未敢直前故次於境愚謂以後公至自齊居于鄆觀之直齊邑爾左氏曰初平子拘公思展執申夜姑將殺之公若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鉅平子怒益官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



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責公果公責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

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臯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沂上以察臯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



氏見叔孫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臯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康侯胡氏曰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氏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世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愁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昭公不明

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哉。石氏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自周東遷天子始失政而諸侯專專自魯隱始自隱至昭凡十世矣自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侯始失國而大夫專專自宣公始由宣至定凡五世也自季文子武子秉魯以至平子又四世矣此宣公之末年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而未能也自是以來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史



墨所謂民不知君何以得國而樂祈子家駒亦謂魯君失民季氏得衆之久也政在季氏已四世魯君喪政已四公而以區區稠父而欲同諸大夫去之不亦妄乎宜其所以見逐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音彥

唁弔生也何氏曰弔失國曰唁杜氏曰濟南祝柯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迎之往至野井左氏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臯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

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曰唁公者何昭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殺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孫氏曰不能討季氏之臯而徒能唁昭公于野井齊侯之惡亦可



見矣○常山劉氏曰次于陽州不得入於齊也次于乾侯不得入於晉也此言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唁慰安之辭也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於魯徒能唁公此齊侯之惡也季孫意如逐君之賊晉不能討而戮之既與荀躒會于適歷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為哉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葉氏曰昭公徬徨於外以待二國者五年流離亦以甚矣而齊晉之君臣方且以空言款公故三書唁以表之康侯胡氏曰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杜氏曰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地譜外黃在開封雍丘縣愚謂不為王事而卒于他所非禮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陸氏曰諸侯卒于他國及卒于會卒于師則書之雖在國不卒於其都亦書之晉侯卒于扈宋公卒于曲棘之類是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西鄆見成四年齊侯蓋取之季氏也呂氏曰齊



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能討意如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高氏曰齊侯若以取鄆之力會諸侯討季氏之辜以納公猶反掌耳而區區取一邑居之無意於納公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凡公行返而告廟則書至今昭公在外不告於廟明矣而亦書公至自齊蓋公自齊至于魯邑亦可謂公至自齊矣益知書法不可以凡例求也居處

也居于鄆不得入國都也國都者諸侯之所居故居于國都不書書居于鄆則公失其所也公失其所其所由來漸矣故君子常謹其微懼其禍之著而莫之救也觀昭公之事可為永鑒矣○黃氏曰春秋先五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蓋晉以政不在公不若厚季氏之為利其後兩書公如齊如晉三書齊晉唁公五書居鄆四書在乾侯以至於薨嗚呼悲夫

夏公圍成 公羊作郕

成見桓六年成者魯邑而公自圍其邑見公之失政甚矣康侯胡氏曰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



公之不君其臯咸具矣○孫氏曰其國內皆叛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音專又市轉切

杜氏曰鄆陵地闕左氏曰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邾

衡胡氏曰晉為盟主公數如晉而不納及次乾侯

晉又見拒是伯主已不與矣平時同盟如宋衛陳

鄭皆不與矣齊莒邾杞何能為乎書四國同盟于

鄆陵見諸侯與公者寡不與者眾也內見棄於臣

民外見絕於諸侯雖齊莒邾杞實欲納公猶恐不

克況徒盟而已乎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公至自會居于鄆

義見前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見宣十六年入于成周自狄泉而入也王至

此僅入成周不得正位王城見王室之亂粗定而

猶有所畏也○東萊呂氏曰平王東遷定都于王

城王子朝之亂其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

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氏曰子朝天子之子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

臯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教導故曰尹氏召伯毛



伯以王子朝奔楚存耕趙氏曰寵嫡不早別遂使  
 兩黨相傾五六年而後定愚謂楚受四亂賊而不  
 殺其臯大矣○高氏曰先書天王居于狄泉而後  
 書立王子朝先書天王入于成周而後書子朝奔  
 楚者由嗣君不正故亂臣得以乘之及能反正然  
 後臯人竄跡皆上之人有以召之也書奔楚者見  
 王室之令不行於天下故逋逃臯戾之人楚敢受  
 之而不歸也康侯胡氏曰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  
 黨者眾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  
 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  
 歸於公則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期於見是而天

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將期於見非而天下卒不  
 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王猛子朝之際危亦  
 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為人之君而見逐於其臣求救於人而不見與可  
 為永鑒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義見二十六年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不書弑君之賊見文十八年義見隱四年衛州吁  
 事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梁作郤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國稱人微者也扈見文七年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冬十月曹伯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邾快來奔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徐邈氏曰自此以前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人俱以

魯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故悉書之

公如齊

左氏曰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存耕趙氏曰公淹恤于鄆恃齊求復三年矣公之求齊勤矣齊無納公之意而公不察也公至此悔亦晚矣義又見前

公至自齊居于鄆

義見二十六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高氏曰六月而葬慢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杜氏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地譜大名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故城孫氏曰公連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次于乾侯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若此○木訥趙氏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其忍傷其類哉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羊作寗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月葬鄭定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葬滕悼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愚謂滕小國魯未嘗會其葬至此會葬者見季氏之求悅於鄰國無所不至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者不得見晉侯故義見二十六





年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氏曰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高氏曰唁于野井齊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直言來而已齊侯今復唁公者以公自鄆如晉不為晉所納故使高張來唁乃所以嗤公也鄱陽張氏曰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昭公見逐於強臣孫於齊齊侯宜修方伯連帥之職請於天王糾合鄰國討其臣而納之可也乃徒使唁之是助季氏為虐也兩唁皆淺事而悉書之乃深著齊侯之臯耳

公如晉次于乾侯

高氏曰公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者春秋書之所以深臯季氏之惡與諸侯之不救也愚謂晉侯坐視昭公之奔而不少恤其不為伯主也宜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詣公羊穀梁作倪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任氏曰昭公無德可懷而季氏之威可畏欲託大國而齊不容欲適盟主而晉不受民以為不足繫



屬也是以適然驚散所以甚言公之無託也○貫道王氏曰齊取鄆公居鄆畏齊不敢叛既舍齊而之晉故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侯悲夫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此與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同意但彼在夷狄而未返此則失國而客寄乾侯猶曰以朝正之日而公在乾侯乎其誅亂臣正名分傷世變之意自見於言外可以為永鑒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又見魯侯在外而季氏使會其葬爾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羊作禹

左氏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



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  
 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  
 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  
 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  
 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  
 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  
 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  
 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  
 處之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義見三十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力狄切公羊穀梁作標適丁歷切

杜氏曰適歷晉地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  
 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  
 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  
 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  
 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  
 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  
 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臯請囚於費以待君  
 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  
 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  
 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未詳信否陸氏聞於



師曰季孫逐君之臣也晉不梟之而反與之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邾衡胡氏曰書之以見魯之亂成乎晉也康侯胡氏曰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朴鄉呂氏曰士鞅意如互為唇齒相為囊橐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曰季孫從智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臯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曰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左氏近



是莘老孫氏曰晉為大國又世為盟主昭公久留於外寓於其國不得入而晉侯恬無納公之意乃使其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書曰晉侯使荀躒來唁公所以見晉侯空言無實陰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陳洙氏曰昭公出奔齊侯唁于野井又使高張唁于鄆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春秋一皆書之豈為區區弔唁之禮及魯侯不得入書焉蓋臯齊晉而哀天下微弱之甚也季孫意如逐君專國惡逆之大者也齊晉大國也世為牧伯主諸侯之盟討而平之反掌耳不能即誅意如而納昭公徒以屑屑之禮問之唁之皆從逆濟亂臯之甚者也

秋葬薛獻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高氏曰季氏恐失鄰國之歡故使人會其喪葬愚謂亦與二十八年葬滕悼公意同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羊作弓吳氏詩補音云弓肱同音

孫氏曰不書國脫之也杜氏曰濫東海慮昌縣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貫道王氏曰魯公不在國而季氏受之季氏無君故叛君而來者無不容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義見三十年

取闕口暫切

杜氏曰闕魯邑張氏曰案昭公之難叔孫如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呂氏曰取闕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慮也○石氏曰取闕如取鄆取邾之類公在乾侯而內取闕非公意也未詳是否夏吳伐越

左氏曰始用師於越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於越而國自是亡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穀梁作大公穀莒人下有邾人

何忌仲孫獲之次子懿子也杜氏曰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五國稱人微者也成周見宣十六年左氏曰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



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  
 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  
 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  
 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  
 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  
 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徼怨於百姓而伯父  
 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  
 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  
 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  
 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  
 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晉魏舒韓不

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  
 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  
 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  
 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  
 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愚謂京師者天子之居使以  
 時城之常事爾春秋在所不書今王不得居於王  
 城僅入于成周而諸侯城之見王室之亂粗定而  
 猶有所懼也況諸侯不共王事而使大夫則王室  
 微弱諸侯惰慢大夫用事皆可見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曰書曰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



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臯也對曰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七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鄱陽張氏曰國未有君而稱元年追書以統月此史法之常也愚謂凡一公之始雖無事當書王正月今不書者亦以定公未立爾無他義也左氏曰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鄉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准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臯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未詳信否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康侯胡氏曰案周官司肄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臯猶不可也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陸氏曰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左氏曰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



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康侯胡氏曰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公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於策乃見諸行事為永鑒爾張氏曰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返國黜嫡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本此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斃君子罔不盡傷心此所謂為永鑒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曰季孫使役如匱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



合諸墓義見葬桓公此又見八月而始得葬也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立煬宮

公羊曰立者何不宜立也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  
杜氏曰煬公伯禽子也左氏曰昭公出故季平子  
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喪  
事即遠有進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呂氏曰  
違禮背義言天下之亂無復有綱紀文章也○木  
訥趙氏曰小人為惡內有不安則諂鬼神以要福  
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於煬宮自煬至昭二

十二世矣神靈何在立之所謂媚竈者也宗廟有  
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制又立  
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  
訓乎黃氏曰季氏果以私禱而立煬宮未必增附  
羣公昭穆之廟或者武宮煬宮皆以非禮創立亦  
同淫祀耳名雖煬而實則非矣未詳孰是

冬十月隕霜殺菽

隕公羊作實菽左氏或作叔

菽先儒以為豆也以夏正言之此時無菽未詳其  
義董子曰菽草之強者五行志曰菽草之難殺者  
也言殺菽則知草皆死矣未詳是否然義則在於  
陰陽不和而寒極備耳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古亂切

范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石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兩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旁矣貫道王氏曰子家羈曰設兩觀乘大輅天子之禮也魯僭周天災所以警魯也愚謂亦為十月新作雉

門及兩觀起文也

秋楚人伐吳

左氏曰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此書新作與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意不同者彼但譏其侈肆此則譏其僭禮而不畏天譴也康侯胡氏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劉氏曰習舊而不知其非觀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





之脅其主矣。○呂氏曰：雉門兩觀，僭矣。既災而又復作魯之君臣，非不知以是為僭也。蓋以為無足恤也，以為無足恤也者，弑父與君所由起也。愚謂大室屋壞，新宮桓宮僖宮御廩災，必新作之，皆不書者，義所當作常事也。雉門兩觀獨書者，僭而不改，非常也。觀乎此，則春秋不書常事亦可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李氏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復也。義見昭二年。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仲孫何忌及邾子盟起文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杜氏曰：六月乃葬，緩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

皮八反公羊作拔

杜氏曰：拔地闕，高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則其微弱可知。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邾衡胡氏曰：邾莊公卒未踰年而邾君出盟，邾固可。臯何忌與之盟，又甚焉。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顧邾子之喪而與之盟，奪人之親，邾子當喪而出盟，奪親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為三月陳子侵楚起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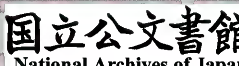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劉子見昭十三年召陵見僖四年會諸侯于召陵侵楚先會而後侵也張氏曰書十八國諸侯之眾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臯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愚謂陳子背殯出會臯亦可知○戴氏曰自

鄢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一旦有召陵之役六七十年間無此大舉也天子之老元戎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者僅侵而退自相盟于臯鼙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乘其後而收入楚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伯於是絕矣悲夫

公羊作公孫  
歸姓後同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陸氏聞於師曰書滅臯蔡也書以歸臯沈子不死於位也言殺之又臯蔡侯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呂氏曰蔡公孫姓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





臯極矣春秋之世諸侯君臣失道至此者皆由不知分義苟力所能制則為之矣此與禽獸奚辨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由又切公羊作浩油

黃氏曰即會于召陵之諸侯前日後凡故不再序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杜氏曰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愚謂以十八國諸侯挾天子之大夫僅一侵楚無功而還此盟雖設諸侯解體可知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羊作戊

貫道王氏曰侵楚無成既盟將散在會卒也故不得言卒于師愚謂言卒于會紀實事耳非有他義

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許遷于容城

任氏曰容城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高氏曰自葉遷也至是四遷其微弱可知義又見成十五年○貫道王氏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況有國乎許之四遷蓋以小國而介乎強國之間日見迫逐雖欲自保其社稷不可得矣終不免於滅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始以會出故以會致踰時矣義又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

劉卷卒

卷音權

公羊曰劉卷者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曰即劉蚩也  
貫道王氏曰劉獻公之庶子趙氏曰畿內諸侯不  
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告故書之愚謂  
不特譏來告亦譏魯卒之又為葬劉文公起也○  
石氏曰天子之大夫外大夫也外大夫不卒不葬  
春秋卒天子之大夫者三而書葬者一卒尹氏王  
子虎以其來赴也書劉卷卒又書葬以來赴而又  
我會之也自文公以前王室尚強至此愈微矣大  
夫之喪而魯有往也昔者周人有喪周人弔魯人  
不弔以為當親之也今列國不會天子之喪而會  
大夫之葬甚矣禮人臣無外交況畿內諸侯乎

葬杞悼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人圍蔡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圍公羊作圉

杜氏曰士鞅即范鞅孔圉孔羈孫貫道王氏曰晉  
之有事於鮮虞凡幾役矣楚圍蔡而不恤偕衛以  
伐中山孰輕孰重邪晉業之卑不可望矣義又見



昭十二年

葬劉文公

貫道王氏曰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

師敗績

柏舉公羊作伯莒今本穀梁作伯舉

以見桓十四年杜氏曰柏舉楚地左氏曰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

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必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阮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臯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

通志堂



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愚謂周綱既墮夷裔橫恣相為盛衰書此見吳伐楚爭伯之由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孫氏曰楚人圍蔡晉師不出故蔡侯去晉求救於吳楚師敗績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伐楚而吳子敢伐之此吳晉之事強弱之勢較然可見矣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楚囊瓦出奔鄭

左氏曰子常奔鄭愚謂囊瓦敗其國兵不能死而

出奔其辜著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庚辰吳入楚

左氏作郢陸氏曰誤也

左氏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楚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王奔鄭鄭公辛之弟懷將弑



王闞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臯君若顧報周室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隨人辭吳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

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蘧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吳師敗楚師於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戴氏曰楚陵犯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於



吳國幾亡然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義  
 又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楚自春秋以來肆  
 禍中國齊桓晉文舉中國之衆止能一盟屈完于  
 召陵一敗得臣于城濮耳二伯既往莫有能與抗  
 者柏舉之戰吳能勝之囊瓦既奔吳人長驅入郢  
 慘烈不道甚於水火蕞爾楚昭僅以身免此吳之  
 盛也自是諸侯大小罔不俛首與吳為會中國愈  
 不能抗至黃池之會而春秋終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公羊作正

義見隱三年

夏歸粟于蔡

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高氏曰患  
 難相救有無相賙此諸侯之正春秋之世相攻相  
 滅此道不行矣然當是時諸侯不供職貢於天子  
 至使天王有求於下國則知夫魯歸蔡粟非濟其  
 難而賙其無也蓋以蔡與吳相授而敗楚入郢故  
 魯畏而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臯之也○石氏  
 曰春秋貴義不貴惠小仁施者大仁賊也蔡為楚  
 所辱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  
 而已無救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

於越入吳

於越即越也見昭五年葦老孫氏曰越之三見於



昭公時者曰越三見於定哀時者曰於越蓋當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昭公時國名為越故經據其號書曰越定公後欲自別於羣越始改號為於越故經據改號書曰於越猶楚初稱荆其後稱楚也左氏曰越入吳吳在楚也愚謂楚伐滅中國而吳入楚吳方入楚而於越入吳據事直書而窮兵黷武之戒昭矣中國不振而夷狄相為盛衰又可見矣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譏世卿也貫道王氏曰意如逐君而以大夫卒魯於是不可為矣定公以受國為德而忘先君之讎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不敢叔孫婁之子成子也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曰三年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未詳信否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咎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橫加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義又見

昭十二年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羊作  
邀後同

杜氏曰游速大叔子左氏曰鄭滅許因楚敗也高氏曰鄭許之怨舊矣許人本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鄭游速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豈非楚人累敗於吳故鄭因乘許之弱而肆其暴邪任氏曰以大夫而滅人之國又以諸侯歸其惡甚矣愚謂許男不死社稷亦無足道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

○張氏曰自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二月公侵鄭

邦衡胡氏曰內有強臣之讎而遠去其國以事攻伐此易所謂危行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公至自侵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季孫意如子桓子也二卿如晉未詳何為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左氏曰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久矣



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  
 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為之請於伯主之  
 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亂  
 亦不得發春秋彰往察來而慎於幾微故因事以  
 宣其指原指以見其變篡君亡國之禍必自其禍  
 之所起矣俱未詳信否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氏曰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  
 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  
 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

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  
 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  
 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  
 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討也乃執樂祁未詳信否義見莊十七年齊執鄭

詹

冬城中城

穀梁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貫道王氏曰中城公  
 宮城也成九年城矣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魯定不  
 能制三家倚一城以自守是外徹其藩籬而區區



欲固其堂奧也其能國乎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西鄆見成四年邦衡胡氏曰昭公居鄆鄆潰而歸季氏則鄆為季氏所據久矣今季氏自以兵攻之得非叛季氏乎義見昭十三年圍費。愚案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則此蓋叛季氏而歸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見僖十三年東萊呂氏曰晉自平丘之役不能

以德義結諸侯至於召陵之會諸侯皆貳而叛故

齊侯鄭伯盟于鹹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求衛而衛不從因執行人以侵衛行人所以

通命也齊人執之以侵衛其臯著矣義又見莊十

年公侵宋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羊作沙澤

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張氏曰元城後屬大名府愚謂衛服齊而為此盟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大雩



義見桓五年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曰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貫道王氏曰齊景又欲合魯也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